



# 論陀思退夫斯基

譯等垌際潘・琛眞 著等夫洛米爾葉・V

行 印 本 集 光 文



論陀思退夫斯基

著等夫洛米爾葉・V  
譯等琛 眞・垌際潘

上海書店印行

1949

# 論陀思退夫斯基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基本定價伍元正

著者 V·葉爾米洛夫等

譯者 眞琛·潘際炯等

發行人 陸夢生

發行所 上海

總店：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分發行所 聯營書店

漢口 重慶 成都

新時代圖書發行所

北平西長安街五十二號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初版(滬)

音樂叢書

實用歌唱法

湯雪耕著

五聲音階及其和聲

王震亞著

管弦學手冊

張文綱譯

歌唱指揮

湯雪耕著

音樂辭典

張文綱編

民歌初論

董源著

樂理入門

甄伯蔚著

音樂初階

豐子愷著

音樂藝術社編

## 目次

|                       |     |
|-----------------------|-----|
| 作爲藝術家及思想家的陀思退夫斯基····· | 一   |
| 陀思退夫斯基的藝術和方法·····     | 一九  |
| 陀思退夫斯基評價的再檢討·····     | 三二  |
| 陀思退夫斯基和我們的批評·····     | 六七  |
| 論陀思退夫斯基創作中的反動思想·····  | 八五  |
| 莫斯科的讀者和作家·····        | 一一六 |

# 陀思退夫斯基選集

|          |    |         |
|----------|----|---------|
|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 | …… | 荃麟譯     |
| 窮人       | …… | 韋叢燕譯    |
| 地下室手記    | …… | 王維鎬譯    |
| 淑女       | …… | 王維鎬譯    |
| 白夜       | …… | 叔夜譯     |
| 女房東      | …… | 叔夜譯     |
| 白癡       | …… | 高滔・宜閑合譯 |
| 醉        | …… | 李葳譯     |
| 西伯利亞的囚徒  | …… | 荃麟譯     |
| 賭徒       | …… | 孟昌譯     |

五光書局印行

## 作爲藝術家及思想家的陀思退夫斯基

盧那卡爾斯基著

### 一

我們常常在這個禮堂中，聽到藝術理論家們說「藝術的形式和內容是不可分開的」這句話。他們說，把形式和內容彼此分開，是極陳舊的方法。藝術家只是藝術作品同形式的契合，藝術家第一就是「作品的造型者」；作爲一個藝術家，就要探求形式的極致。

如果從這種觀點來看陀思退夫斯基，那末他是一個薄弱的藝術家。他的作品絲毫沒有完美的形式。相反的，他的作品的大部分是些未成熟品，表面上是沒經過修飾的。但是，這缺陷却完全被他的藝術品的內容的偉大所彌補了。

在我們蘇聯還沒佔多大勢力的這種見解，天才的瑪雅可夫斯基曾說過這末警闢的話：「在有些人，藝術上的形式和內容，是同於制服和將軍那種關係，是怎樣隨便都可以的。」這話看來也許有些可笑，然而實際上却是近於真情的。藝術家的作品，既有些好

像是沒有將軍穿的制服，也有些是好像穿着制服的將軍，自然還有些好像沒穿制服的將軍。有的藝術家給他的作品使用最華麗優美的色彩和形式，然而像把豪華的衣服披在人體模型上。那樣的作品固然有他外表上的美麗和外表上的豪華，然究竟不過是個人體模型。那不過是穿着巧妙的裁縫所縫繡的禮服的人體模型，和只能夠把禮服縫繡得那樣美麗的裁縫而已。簡單說，那是沒有將軍的制服。

但是，在藝術家中，無疑的也有數世紀來繼續指揮着人類，而自己却始終像裸體走着的將軍。陀思退夫斯基便是這種人物。他對他本身的服裝簡直是不注意的。這位「將軍」時常蓬頭散髮的走着。但是他總不愧為偉大的藝術家。

陀思退夫斯基，誰都知道他受過四年的徒刑。不，其實可以說他受了一生的徒刑。他的一生，伴着可怕的窮苦。他常常爲着麵包，不得不把小說的一節一節，毫無推諉，甚至未曾完成就要一次一次的交給出版者。關於這類事情，他時常在信內訴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不該苛責他沒有，也沒探求像水晶品那樣的形式，或是像普希金向我們唱着催眠歌那樣的形式。那末這樣未完成的作品。而且形式上不完全的作品，老是站在藝

術的最高峯上，這是要怎樣來說明呢？

柴霍甫在一封信內，關於自己和同時代的作家，他曾大致這末說：「我們在形式方面是極精巧的。我們能夠把一切的事物逼真的描寫出來。我們知道章句等須要怎樣去構成。可惜，我們却還缺乏着一個東西。缺乏着最主要的東西。這便是「神」。換句話說，便是缺乏着我們能夠相信的，而且能夠無限的獻身的敬愛的東西，因為我們都是困厄時代的孩子。」

這個時候，我想起了和這極相符合的使徒保羅的話。「假若你會講萬國的语言，倘沒有愛，這話也不異於喧噪的鑼鼓。」這「愛」字的含意很廣，即含有許多的廣泛的活潑的深刻的感情的人，纔能稱為藝術家。藝術家，即使他的作品有些不完全，祇要作品的精神有着強力的內容，那他就能夠永遠得着不可限量的名聲。反之，倘是單有形式，即美麗漂亮的響的鑼鼓的藝術家，這便是不過一個流行作家而已。他僅僅能夠博得一時的名聲。文學史或者會為他割愛僅僅寫上一面，可是在世界文學的殿堂裏却沒有這種作家的位置。

陀思退夫斯基便帶有柴霍甫所說的「神」。他有獨自的作風，能以自我意識的三稜

鏡來反折自己的體驗。他，我們如其說是藝術家，毋寧說是豫言者和社會評論家。他這樣地充滿了自己的「神」，遵守了自己的思考形式。藝術家與預言者在他是熔合得不可分開的。

他特別是一個把自己的事情，爲着自己，而由於自己寫出來的敘情藝術家。他所有的小說，故事，都是充分表現着他自己的體驗的一種流動出來的熱火。這便是幽深的自己的靈魂的連綿的告白，告白了自己的內面的真實的欲求。這就是他的藝術的第一根本契機。第二契機，便是推動讀者，說服讀者，感動讀者，而在他們的跟前表白自己的信仰的欲求。這兩種陀思退夫斯基的藝術的特質，是他固有的，在別的抒情詩人所罕見的特質，是超過抒情詩被感動了的靈魂的呼聲。

陀思退夫斯基是一個偉大的幽玄的抒情詩人。但是抒情詩人却不一定須要是藝術家。他能把自己的體驗，以社會評論的形式，例如說教，使用種種方法來表現。但是，陀思退夫斯基却把自己的體驗，告白，不以直接的形式，而以抒情詩的形式來表現。他自己的告白，乃至自己的靈魂的熱烈的呼聲，織在事實的敘述裏面，寫成小說。

我們要接觸他的作品，就必須完全拒絕形式美的要求。他毫不顧慮外面的美。我們

可以從他的小說和故事看出來。裏面的詞句，是極度的無技巧。主要人物的大部分，都使用同樣的語法說話。

我們再看他小說的結構，和小說裏面的段落的構成，都是非常奇異的。到底在陀思退夫斯基，當構成小說各章節段落的時候，到何處為止是自由意志的配置，而從何處起是僅由於偶然的作用，我們單只來解決這個問題已算是一件很有趣味的的事情。他的小說往往採用最奇怪的形式。所以，我們正如地質學者研究埃脫那或服斜馬是怎樣發生的一樣，來解剖陀思退夫斯基是很有趣味的。

例如，他和我們最近剛舉行過紀念祭的但丁有什麼差異呢？在但丁，一切的事情，從全體以至部分，都是採用建築學的方式的。他一切服從着一定的計畫和正確的建築學的法則。

在陀思退夫斯基的作品中，我們找不出美麗的景物。他在自然的風物中，淡然若無其事的走過去。簡單的說，他的作品，如上面所說的，沒有外表的美。但是，我們對於陀思退夫斯基，不管他的形式如何，總要注意到他的作品的内容的天才的流露，這是很重要的。他避免了這種對於他沒有必要的形式。他爲要急遽的推動我們，感動我們，而

且表白於我們的跟前，而勇往邁進。這便是起初決定了陀思退夫斯基的藝術的最根本的東西的兩種動力。然而，假如陀思退夫斯基是只有這些特質的話，那麼他所創作的敘事詩的藝術品，也許沒有魅惑我們把握我們的衝擊力了吧。

但是，他，除了將要表白或表現自己的內部的真實的各種欲求以外，還高漲着一種更根本的動機。這便是廣大的，無涯的，強力的求生的欲求。爲了這種熱烈的生的欲求，一切的一切都被掃得沒有痕跡。恰如一個人，會感覺得爲了生就要消費比一生涯所體驗的更多的資料一樣。這種熱烈的，難以克服的生的欲求，造成功了陀思退夫斯基爲第一流的藝術家。而且使他從自己的身子中創造出偉大的東西與卑賤的東西，神和造化。

他在他的實際生活當中，也許未曾過着像產生自己的希羅，即他的孩子，乃至戴着各種假面具的他自己的作品中人物時那樣緊張的生活。可是，他却和一切的希羅，以極粗壯的系繩連繫着。他的血液在他們的脈管裏流動。他的心臟在他新創造出來的一切的人物中跳動。陀思退夫斯基並不單純的產生，創造這些人物。他在苦痛中，心坎忐忑地悸動而大有在氣息奄奄的當中產生着他們。他和希羅一起地犯罪，一樣的過着壯闊的巨人的生活，一樣的懺悔，一樣的以自己的思想震動着天地。他有最大限度的求生的欲

求，所以能夠理解人生的奧秘，能夠豫言。假如我們對於豫言以爲祇有神才能夠做到，則像陀思退夫斯基那樣的常要表明自己的內心的真實，告白自己最潔的體驗的靈魂，就會具有最多的神的天分。這樣的靈魂能夠表現人們乃至人類的極神祕的命運。

陀思退夫斯基在關於生活的東西的可能性，也就是關於爲甚麼他能夠在生活的空想與幻像中，發揮着他的豫言的天賦。他因爲必須可怕的自己具體的體驗到一次次的新的冒險，所以比任何人都更加感動着我們。

但是，陀思退夫斯基除了和希羅一樣的自己體驗一切的事件，自己受着同他們一樣的辛苦以外，還咀嚼着這些體驗。他爲要把自己所想像的生活具象化在錯覺中，時常觀察着一切的瑣事。這些瑣事，爲當做真實的內面生活而玩味，在他是必要的。

我們還要指出一條陀思退夫斯基藝術的特質。因爲體驗的「主觀」本身和體驗本身很是吸引了他的興味，所以他對於圍繞着作品中人物的環境的敘述，不多大留意。他一面踏在環境當中，一面急遽的極力的把讀者引到作品中人物的思想的萬花筒裏，感情的音樂裏。人們稱他爲心理學的作家，便是因此。

他開始寫「斯德朋開可夫村」的時候，寫給兄弟的信上，這樣說：「我已開始寫喜

劇了。工作在一步步進行着。但是已放棄了喜劇的形式。因為我希望盡量的同主人公生活下去，盡量的多敘述些他們的事情。而這樣的創造出來的，便是小說。」陀思退夫斯基不會簡單的寫東西。他故意的把作品延長起來。因為他一面創造人物，一面過着和他們一樣的生活。在這個時候，對於陀思退夫斯基最重要的並不是在於那人物是在做甚麼，而是在於人物是在想甚麼說甚麼。陀思退夫斯基是個極熱心的說話家。他的作品，常含有極長的獨白和對話。但是他却能夠因此而使我們接近人類的精神，窺探人生的奧底，觀察人類在這裏面做着甚麼。

陀思退夫斯基所寫的雖然都是小說和實錄，但是這些小說與實錄本質上是一種戲劇。而且是極適合於舞台的戲劇。在這些作品裏面，一切的事件都以人類精神的體驗作基礎。其餘的事件是僅僅略微的涉及罷了。

因為人類精神的體驗最引起了陀思退夫斯基的興味，所以如其說他是心理學者，毋寧說他的作品可以找出許多心理學的材料妥當些。因為，在心理學者這名義下，普通是意識着不特能夠解剖人類的精神，還能夠由這解剖抽出某種的心理學的法則的人。

我們為要理解陀思退夫斯基怎樣的處置人們的心理起見，就來以水做例子吧。我們

要給一個人關於水的完全的概念，而使他領悟水的所有的性質，則必先提示出水，水蒸氣；冰；分析水的各種成分，然後指示出靜靜的湖水，各種流動的河流，瀑布，噴泉等是甚麼樣的東西。簡單說，就是必須提示水的一切的性質，和一切內在的力學。但是，這還不夠。你要使他理解水的力學，你總必須遠超過被給與的可能性，而使他幻想的想像到比實際更有百倍大的奈耶加拉。所以陀思退夫斯基，努力要超克事實而以難測量的高大和難說明的深遠來明示着人類精神。恰如密克爾·安傑羅把人體鎖在痙攣和苦惱中一樣，陀思退夫斯基，把人類精神，有時極度的誇張，有時却壓榨得無影無跡而投混在污泥中去，有時把它推進到地獄裏去，有時却又突然的提高到最高的天上。由於這人類精神的飛躍，陀思退夫斯基，不特惹起了我們的注意，還把握住了我們，而且向我們展開我們未知的新的美。同時，一面指示着不可懷疑的精神的深奧，一面對於我們的認識給與了許多的東西。

陀思退夫斯基不但愛生活。他還愛享受人生。而且熱烈的接受煩惱，苦悶。他的小說大凡是淫蕩的人物的記錄。這是他自己十分明白的。他把人生的一切的缺陷，正如歡樂一樣嘗試過。他自己也常常經驗到這會給與他悲痛。

昨天發現了陀思退夫斯基的遺作那裏面有小說「惡靈」中尚未付印的兩章。這兩章最近總會付印出來的，這裏面的斯達夫羅金的話中有這樣的幾句：「即使毆打了我面頰的男爵，抓着我的頭髮把我扭倒，我也許不感覺得任何的侮辱」。在這幾章裏面，陀思退夫斯基，極明白的決定的解剖着當做悲痛，犯罪，屈辱的歡樂。

我們常常說：性慾是藝術創造的主要動因。同時性慾也會或是權勢慾或是功名心的動因。這種性慾感情，在陀思退夫斯基的藝術中，是極尖銳的表現着。陀思退夫斯基，他一面在心裏擁抱着聖母，一面在安息日却同着淫猥的魔女去遊蕩。然後以他那種迷人的筆法去描寫心靈的痙攣。在這個時候，任何微細的契機，並不是當做一種幸福，也不是當做一種調和，而是當做一種含有最悲痛的體驗的浮蕩，反映在他的心裏。

這些特質的存在，便是陀思退夫斯基的「惡魔性」的原因。像這樣有了這麼廣泛而陰暗的羽翼的惡魔的作家，別處還有嗎？固然在這一點巴爾扎克也可以算是偉大的，但是他却尚未達到像陀思退夫斯基那種極端的惡魔主義。

陀思退夫斯基可不特這樣。這並不是他的一切。因為他不單是一個藝術家，他還是一個思想家。並且當做一個思想家的他也是偉大的。但是，這却不是說他有着光明的思想，假如有人向他尋覓那種思想的話，那便是好像向着他的弱點。在空抽屨裏探索什麼。思想家的陀思退夫斯基，是只有從他的靈魂的根底迸流出來的特質。他所表現出來的一切的思想，在他的靈魂全體系裏，各自占着一定的分量的地位。

陀思退夫斯基能夠把現實轉變成歡樂。他常以魅人的筆鋒浸入醜惡的污泥中，享受着這種污泥。但是，這絕不是說他擁護這種污泥。相反的，他正是爲實生活的污泥而苦惱。他常常這樣想：悲痛是含有贖罪的意義的。人類是應該受苦的，因爲人類對於各種犯罪的罪孽是負有責任的。犯罪既然是極普通的，那末刑罰自然是應該落在一切人類的身上的，這便是陀思退夫斯基的人生觀。他一面這樣的想，一面却還反抗着一件事：即反抗着無辜的人的受苦，特別是兒童的痛苦。誰有權利使無辜的人受苦呢？便是上帝也不能夠例外。因此，他才使伊曼·卡拉瑪佐夫爲這事而反抗上帝。但是陀思退夫斯基却也非常的愛慕着天上的世界。這世界爲他而開放着。他也曾經住過天堂，他曾和萊蒙托夫的靈魂同樣，在天堂聽過天使的唱歌。他對於實在的調和能夠理解，直覺。因而生活